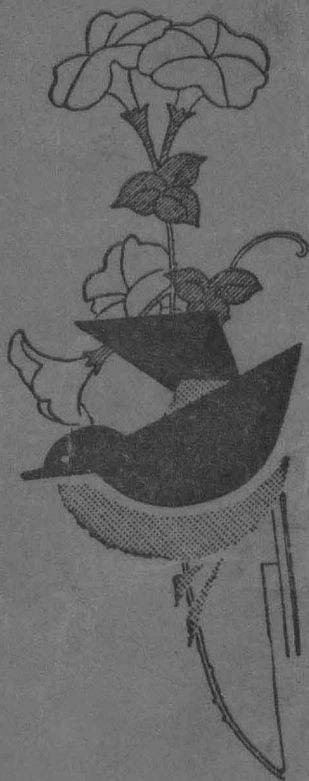


庄子

白話
譯解

莊

子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版

白話解
莊子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譯白者 葉玉麟

印刷者 大上海印刷所

出版者 上海新民書局

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北平漢口南昌宜昌成都
廣州開封長沙重慶萬縣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坊

全一冊定價一元

序

興化劉融齋先生，作藝概，稱莊子逍遙游篇，怒而飛一語，實能自狀其文。莊氏書，自古文家多葆之。史公稱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所著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自來爲注者百數十家，郭象注獨爲最。陸氏釋文，多存唐以前舊話。姚姬傳先生，謂漢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存其三十三篇。宣穎南華經解，退讓王以下四篇於後，蓋自蘇子瞻皆斷其爲僞也。近世王益吾祭酒莊子集解，號稱善本。然先師馬通伯莊子故，采輯諸家注釋，尤爲精審。辭繁而旨瑩，視前之作者，迥乎過之。曷從師治古文，好讀歸熙甫評點史記，而莊子尤所深嗜。篤好，喜徵引其文。老懶飄泊江關，未忘積習，會廣益書局，請以俗語淺釋老莊荀三子，因率兒輩，妄以陋識強解之。夫吾國文字高古，新會梁氏，嘗稱爲世界各國冠。其

神味雋永，詞旨淵懿，全繫虛字抑揚，在含詠吞吐間。豈里巷鄙言，所能狀其超妙耶？今
迺以學校諸生，偏廢古文日久，致展卷多昧其辭旨。不得已，妄爲語注，知不免爲識者
所呵也。然語錄沿自宋人，儒先講論經義，不免用里諺以存其真。學者循是以極深研
幾焉，姑以是爲芻狗之陳可矣。書成，蓋爲慚怍累日夕也。甲戌九月，桐城葉玉麟。

莊子集解目次

內篇

逍遙遊	一
齊物論	一一
養生主	三五
人間世	四〇
德充符	五九
大宗師	七〇
應帝王	九一
駢拇	九九

外篇

馬蹄	一〇六
胠篋	一一〇
刻意	一一七

莊子集解 目次

二

繕性.....一二一

秋水.....一二五

至樂.....一四三

山木.....一五二

外物.....一六七

雜篇

寓言.....一七八

說劍.....一八六

漁父.....一九一

天下.....一九九

白話
譯解 莊子集解

內篇

內篇七篇乃是莊子全書的綱領。其餘外篇、雜篇，都是解說這七篇的。并且莊子三十三篇，祇有內篇七篇最爲可信，其餘外篇、雜篇，大半是後人竄作的。黃庭堅說：『內篇七篇，法度極爲謹嚴，其餘二十六篇，都是細解這七篇的。』

逍遙遊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王先謙說：『逍遙遊全篇講逍遙自在，超脫於世物以外，任天然之理，運行無窮。』郭嵩燾說：『天下篇裏曾說：「莊子論他自己的道術高深，沒有窮境，上和天地的主宰同遊。第一篇名逍遙遊，乃是用空闊無邊的話，來比喻他自己的。」』

北冥有魚

釋文本一作冥北海也

其名爲鯢

釋魚鯢魚子方以智云鯢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

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

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

南冥

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下云水擊是也

南冥者，天池也。

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

齊諧者，志怪者也。

司馬彪云齊諧人姓名簡

文云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翼擊水跟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云崔

齊名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騰郭注暴風從下上成云六月半歲至天去以六月息者也。』池而息引齊諧一證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

塵埃也，成云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鵬下不言於此點出天之

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

謂遂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搏上之高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謂堂有坳垤形也

則芥爲之舟，李頤云芥小草置杯焉則膠，崔云著地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

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勃傳縱封脯城侯顏注呂忱音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

是培馮音近之證。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負而行明物非以息相吹不

能遊也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釋文學本又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俞樾云文選江淹詩鸞斯高下飛李注引莊于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鸞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鸞不作鸞

李云決疾貌槍榆枋，支云槍突也李云猶集也榆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奚以之九萬

里而南爲？借蜩鳩之笑爲惠施寫照適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草野之色三食猶言竟日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

糧，隔宿擣米儲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蜩鳩又何知？借人爲二蟲設喻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同

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駢列以掩其迹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晦謂夜釋文朝旦也惠姑不

知春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蠡司馬云惠姑樂蟬也一名蠡蟬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楚之南下全引列子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

樂臣封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言壽者必舉彭祖爲比不亦悲乎？此段從小年句演出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諸殷湯問於夏革振

通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

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鯢化爲鵬又此下至而彼且

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者相國爲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洗洋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再證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鴳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疑尺鴳不能

一尺下文明彼且奚適也？彼我勝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又借斥鴳之笑爲惠施寫照此小大之辨也。點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合也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

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暗指惠施一輩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云榮子宋國人崔云賢者謂猶以爲笑且舉世譽之而不

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而辱人斯已

矣。成云榮子智德止盡於斯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立案言宋榮子不足慕夫列子御

莊子集解

四

風而行，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繡公同時案列于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虛二泠然善也，郭云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

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風仙之福案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猶必待風列子

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云辯讀爲變與正對文辯變古字通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已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案不立功名不以

已與故爲獨絕此莊子自爲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穎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

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主也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爲實乎？李云鸛鵲小鳥郭璞云桃雀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鸛鵲小鳥郭璞云桃雀偃鼠飲水，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鼠也李楨

云偃或作廳俗作廳本草陶注一名鼯鼠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說文廳下云地行鼠伯勞所化也李說誤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傳鬼神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爲已寫照言非此不能獨全其天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之懷道者曰：『吾聞言於接

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大而無當，釋文丁湛反案當底也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

猶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言流略無窮極大有逕庭，宣顯云逕門外路庭堂外地大有謂相遠之甚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

釋文藐音遙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

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

其神凝，三字喫緊非遊物使外者不能凝於神

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司馬云疵毀也癘瘕病列于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無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膏常時年穀常豐

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爲說

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狂李又九況反案音讀如誑言以爲誑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擬議之詞

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

以天下爲事？

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楨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亂治也簡文云繁弊經營貌案諸同期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

浸稽天而不溺，

司馬云稽至也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

說文批作批釋文批糠猶繁碎案言於煩碎之事物直以塵垢視之

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又引不以天下爲事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

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司馬

云諸於也

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

爲無所用天下設喻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

之山，

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李楨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鑿矣

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汾水之陽堯都宣省窅然深遠貌案言堯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下此更不足

矣言

惠子謂莊子曰：『

司馬云姓惠名施爲梁相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瓠瓜也卽今葫蘆瓜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

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成云樹植實于也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

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

簡文云瓠落猶郭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

非不

鳴然大也。

釋文喙本亦作号李云虛大貌俞樾云喙俗字當作楞虛也

吾爲其無用而培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

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向秀云龜拘拆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爲較之假借元應音義載下引通俗文手足拆裂曰皸經文或作龜拆下引此文爲證

世世以泝泝統爲

事。

成云泝泝泝統統也李云泝統水上盧文弨云泝泝泝統之聲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

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

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

司馬云慮猶結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腰舟

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猶言棄而不取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野貓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邀翔之物雞鼠之屬 東西跳梁，成云跳梁猶走擲 不辟高下，辟音 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墮

成云狌

鐵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即機辟也玉篇王注以爲弩身

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司馬云斄牛

斄音

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

如天際

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變

之野？簡文云莫大也

彷徨乎無爲其側，

釋文彷徨猶翱翔

逍遙乎寢臥其下，

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悅豫之意

不夭斤

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

言無處可用之人間世請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水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

安所困苦哉？

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鑿牛之大而無用

不如樛樹之善全以曉惠施蓋惠施用世莊子逃世惠以莊言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北海有條魚，名叫鯢，鯢身體極大，不知有幾千里長；忽變成一隻鳥，名叫鵬，鵬身體更大，牠的背不知道有幾千方里闊，奮力高飛，牠的翅膀像天邊的一幅雲。鵬鳥每當海動大風起時，就遷徙到南海去——南海空闊無邊，不是人工造成的，所以又稱做「天的池子」。齊諧是一本記怪的書，齊諧中曾有這一段：「鵬徙到南海時，因爲翅膀太大，不能驟起，須就着海面平迤而上，所以水和翅膀相擊，至於三千里之遠。然後鼓動牠的翅膀，順着大風，直上雲霄，離地九萬里。鵬鳥在南海一住約半年。」諸如春日田野中的游絲水氣，天空中的塵埃充滿似的積氣，以及一切生物所出的氣息，都是鵬鳥賴以飛騰天空的。蔚藍的天色，就是天的本色。嗎？還是因爲天離人遠了，才現此藍色嗎？如果從上面往下看，不也是這樣嗎？水如果太淺了，就不能夠浮起大的船來。倒一杯水在廳堂低窪的地方，那末祇能浮起一莖小草來，若放一個杯子在水上，就膠住不能動了，這是因爲水淺而「船」（浮起物）太大了。風的體積小了，就沒有力量承託起大鳥的翅膀來，所以雖然高至九萬里，下面必有大風，鵬鳥才能依賴此風力而飛。背向着青天前進，中途全無阻礙，朝南飛行。蜩是一種小蟲，屬於蟬類，鷦鷯是一種小鳥，蜩和鷦鷯看見鵬鳥高飛，就笑牠道：「我們疾飛而起，全不必等待起風。有時集在高樹上，有時降落在地下，何必要高升至九萬里，向南遠飛呢？」殊不知到近郊去的，早上進了食，天晚了回來，肚內還很飽，到百里以外去的，就得備隔夜的糧食，到千里以外去的，就得備三個月的糧食。

這兩個「蟲」那裏知道呢？智力淺陋的，不能了解智力淵博的理論；壽命短促的，不能知道年代久遠以後的事。何以知道如此呢？朝發晚謝的菌子，不知道一月的終始；朝生暮死的蟪蛄（一種蟲，屬於蟬類）不知道四季的轉變；這所謂「小年」。楚的南部有一種樹，名叫「冥靈」，壽命極長，五百年對於牠，祇似春秋一季；上古時代有一大椿樹，八千年對於牠，祇似春秋一季，而彭祖（古來長壽的人，曾活到八百歲）反以高壽著命，世上說起長壽的來，都以彭祖的壽爲最高，豈不可歎嗎？湯和棘（湯的一個賢臣）談話，內中曾有這麼一段：「北極草木不生的地方，有一個大海，空闊無邊，好像是天的池子，海內有條魚，魚的面積有幾千方里大，至於牠的長度，那簡直沒有人能夠知道。魚的名字叫鯨，又有一隻鳥，名叫鵬，牠的背像泰山大，翅膀像天邊的一幅雲，盤着旋風，飛騰直上，達九萬里。因爲太高了，所以上面的雲氣都覺稀薄，背靠近了青天，然後朝南飛行，到南海去。小澤中的鳥看見了，笑牠道：『牠將要到何處去？我飛騰而上，不過幾十丈高，就降落下來，在蒿草之間盤桓着，這也可算是飛的絕技了，牠還有何處可飛呢？——這就是小大的辨別。』

所以才能祇夠做一個官，善行祇夠庇護一鄉的人民，德望祇有一個國君信任，一國國人知曉，他們的地位雖各有不同，可是自視和澤中的小鳥的自得一方，有何分別呢？宋榮子（宋國的賢人）尙笑這個，並且舉世稱譽，都不加勉力；舉世毀謗，都不爲喪氣；這不過能夠明白自己比外來的物論高，忘去一切的毀譽，這種人在世上已經很少見了。但是，他們祇能自守，不能無所待而自行，因爲他們還有至德未立。像列子駕風飛行，真輕妙極了，過了十五天才回來，得此風仙之福的，也極少有，但是雖乘風游行，免於步行，然必要乘風始能飛行，終不能無待於風。至於順天地自然的正道，窮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的極理，那末可以遊於無窮之境，更無須待其他了。所以說：『至德的人，忘去自己，無心用世；神明的人，忘去立功，無心作爲；聖哲的人，忘去

求名，無心勝人。」

堯讓天下給許由，說：「日月都出了，還點甚麼炬火應時的雨都下了，還用甚麼人工灌溉？先生如爲天子，天下立刻治平，我身居其位，而不事事，自覺慚愧，請把天下的重任讓給先生。」許由說：「你治天下，天下已經平治了。我再代你做天子，我將圖名嗎？名者有虛無實。我將圖點虛名嗎？小鳥息在樹上，所佔不過一根樹枝，大鳥飲河裏的水，不過把肚子喫飽，你回去吧！我要天下沒有甚麼用處。廚子雖不去燒飯，設席的和贊禮的終不去干涉樽俎，代廚子燒飯。」○以上證明聖哲的人忘去求名。

肩吾問連叔道：「我聽見接輿的談論，空大而不恰當，虛遠而不近情，使我驚疑不定，像觀察天河，沒有頭緒可尋一樣，又像門外和院內，相差極遠，一點都不近人情。」連叔道：「他說些甚麼呢？」肩吾道：「他說：『遙遠的姑射山上，有一神人，肌肉皮膚像冰雪一般潔淨，態度柔弱，像一個處女，不喫世上的五穀，祇吸風飲露，駕着雲氣，乘着飛龍，到四海以外去遊行；她的精神凝結，所到之處，能使萬物不壞，五穀豐收。』我所以當他在說誑，不去相信他。」連叔道：「可不是嗎？瞎子不能看見有文彩的景物，聾子不能聽見鐘鼓的聲音，豈但形體上有聾瞎，知識上也有聾瞎。現在你可以算知識上聾瞎了！神人的德，將要和萬物混同爲一，沒有作爲，而天下的人民自化，何用勞心去求天下治平呢？像這種神人，萬物都不能損傷他，大水滔天不會淹死，大旱雖至金石鎔化，土山焦枯，不會熱斃他。粗賤的廢物，猶能造成堯舜偉大的功業，他那裏肯以世物爲務呢？宋國人販般制的冠帽到越國去，越人的習俗剪斷了頭髮，赤身裸體，上面塗畫着文彩，全不戴冠帽。所以般制的冠帽，對於他們，全沒有用處。堯治天下的百姓，海內的政事既已平定，乃往遙遠的姑射山上——在汾水的北面——去見王倪，齧缺，被衣，同許由四人，看見他們逍遙自在，堯乃深深的反悟到不再勞心天下的

事物，天下雖仍宗仰堯，可是堯認爲他實在並沒有天下。所以說：堯把天下都遺忘了。○以上說：神明的人忘去立功。

惠子向莊子道：「魏王給了我些大葫蘆的種子。我種了，結的葫蘆極大，中間可以裝五石的容量。可是，用來盛水，牠的質料不堅固，舉起就碎，分切成兩個瓢，又平淺不能容多量的水。雖然大，可是沒有甚麼用處，所以我把牠擊碎丟了。」莊子道：「先生實在不精於使用大的物件。宋國有一個人，會製搽了皮膚不皸裂的藥。因爲冬天在水中皮膚可以不皸裂，所以世世代代做漂洗布絮的生意。有一個客人聽見這種藥方，情願出百金收買，宋人乃聚集了族人，共同商議道：「我家世世以漂絮爲業，獲利極微，現在賣此藥方，一天之內，就可以得到百金，就賣了罷。」客人既得此藥方，乃獻計於吳王。越國那時適逢有內難，吳王就拜他爲將，冬天同越人水戰，倚恃有此藥，兵士的手腳沒有凍裂之患，越人無此藥，爲吳大敗。吳既勝了越，吳王封客以地，同一防皸裂的藥，有的用了得封，有的仍不免漂絮，就是因爲用的方法不同。現在，你有五石大的葫蘆，何不用繩把牠結成「酒器」，縛在腰間，且可以浮渡江河，你反愁牠裏面平淺，容量太少，你的心思不太迂曲了嗎？」○以上解釋至人無己。

惠子向莊子道：「我有一顆大樹，名叫樗。牠的樹幹上木瘤盤結，凸凸凹凹，雖然用繩墨，不能使牠直；牠的小枝彎彎曲曲的，雖用規矩，不能把牠製成方圓的器具，放在大路當中，匠人都不去理會牠。現在，你所講的話，大而不適用，也和這樹一樣，是衆人所共棄的了。」莊子道：「你不曾見過狐狸和野貓嗎？蹲下身暗伏着，等候來往的雞鼠，東跑西跳，不管高下，往往中了捕獸的機關，死在陷阱之中。旄牛身體極大，像似天邊的一幅雲，可是不能夠捉老鼠。現在你既然有此大樹，愁牠無用，何不把牠種在寂滅莫須有的地方，廣大的野外，